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六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畀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

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叅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

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啓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爲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産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服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岩遣别將攻長清

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粮為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為請於主將主將逗留

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者
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
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
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
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
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
剛弃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
誘青崖鼂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

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慱勒和軍軍以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連趣孛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徳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

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别大名又别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單歸于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

始於披荆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袵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踢躄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塗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
疾痛以沒足矣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
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于縣界人以為公歿之應五
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握兵柄
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
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
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
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

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支為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柵之議公為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邱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㓕者五萬人公所

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為資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為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為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别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

為賙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為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為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公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卵翼之恵日積而月累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内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禄大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

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為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佗彼嚴公尹茲東方維大國齊維魯所荒大安寖微元元遺凶鋤耰棘矜迭為長雄遺黎惘然擿埴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為蓍龜往迓大同挾右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儷景同翽欝為雷風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

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虎民汝予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内之溝職公捄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罅漏我完爾有瘡罷我遑我安金革之威肅于凛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叶氣油油河潤之溥曁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為國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魯婦已塈布宣王靈繄公是賴愛養基本繄公是戴巨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無遺愛有開必先

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榮始終
誰其配之錢氏孝忠荏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詩
以對景鐘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為比杜牧以為王者不得之
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
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
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

擊無不糜滅燕城既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彊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為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

民者蓋公資禀沉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寛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為懐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栅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迨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

尚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為司命公為之闢田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寛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佽助葬祭蔽衆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强勉我則樂為故甍謝之日境内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

愊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勲臣之右虎符龍節長䝉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徳輒與叅佐部曲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礿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祭之爲大

事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欒布之立社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於沿人之情况乎時則綿絶未遑人則焄蒿將見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尚有攷焉好問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
潛蛟豈得留汙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
公籍盈數數有畸燕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
猶之歷下開漢基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癸功絶等夷
介三大藩晝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虛危
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疵
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高可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
眉壽保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洏人疇依乎遽奪之

甘棠之蔭公之祠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曰多民政慈
尸而祝之寧我私公福我兮無已時子孫衆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勲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勲
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内翰濟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
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
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
有德於州之人爲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禀授成算自竭微

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忘食息頃而迄
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内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
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偉
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為道之凡我公率
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堝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
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
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榮禄大夫帥河北東西
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别為一道

者亦既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勲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為歉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衆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為美談史臣資其實録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為國虎臣治民涖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於褒讃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

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為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仙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為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鼔譟其後仙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

衆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為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為動開門出戰甫衆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為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于宣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為所擄復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棄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

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駡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斬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墻百斧東西五峯苑家西水姑姑堝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貍

諸砦望風降附及武仙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為亭榭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匕歷下則無畢濕之患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

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令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為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鋭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

衆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救待敵下舟即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于分水樓下敵

退走公追及于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
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
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郢州之役諸軍築壘
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别帥軍
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别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
而諸軍亦頼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
外城據之城中人啓南門出諸軍為木栅禦之公繞出
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為史侯

所襲而公横溢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追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崗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俟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為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為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

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
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
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
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
取敵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輙親往壘既下明
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
衆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即引還夜四鼓起
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

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鬬公奮擊之
殲擄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黄州
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
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
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
耳乃分軍為三一趣江路為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
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
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尚

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慴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斂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

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况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

繼之公裹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

抜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潬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

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爲上

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杭河不能廣矣公以甲

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

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既固姦謀坐屈艨艟有横截之

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爲

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耕稼俱廢

我軍為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饟自資比軍還間關千里道殣狼藉公一軍先事為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羸餘歲有倍稱之積如年出焉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羸一本息而止聖度寛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

海寓欣幸初伊喇忠格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為敵既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為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為郡守次黒子為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絶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顓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冠敘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輙欣然慕之恩拊吏

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為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崗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為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

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言欝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槖鞬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蟠儼景同翊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

東在所冦攘盜販𪔉𨈭自為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殭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歲江瀆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輙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與隣中渾新城矗若長雲吳兒艨艟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麏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覲於王庭

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琱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
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
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
千年此碑當配景鍾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
之八世孫曽大父訥呼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裕嚕隱德
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

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閤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為西山閤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為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理

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因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於内東城濠中水而殁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為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有呰贕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狐

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為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為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槩回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集卷二十六

遺山集卷二十七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珠赫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為不及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

知推鈍朴曾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為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惰窳為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為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珠赫氏世為上京人五氏祖珠卜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禄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

勲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固德龔猛安積官
鎮國上將軍妣完顔氏金源郡夫人大父察喇明威將
軍比部詳穩官妣温屯氏金源縣君考阿薩爾懷遠大將
軍霸州益津縣主薄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
郡君圖們氏進封太夫人公卽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
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
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卽𧗠直點檢
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内外諂附大奴文

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為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爾耶直前擊之馬箠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為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為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彊禦矣奴輩儻復恣横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

其病安在生言公簞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彊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

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
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為之長破羅山得
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
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
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
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
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
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

而已御史上之即日授中宫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丞綱軍居庸詔公為叅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絶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輿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

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為上言妃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内出鞦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鞦仗進

且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弃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柰何以毬鞠細物動揺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為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餘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横槊橋上獨當之

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為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盻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為立生祠樞密院别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輩皆盜

賊彊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諸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横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壍之役乞以農隙為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

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冠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為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為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懟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

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為寃死鬼矣
公欲兩觧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
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
政事巴恭音安帥完顔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
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為馬步軍都總領公自
以無罪横被廢弃欝欝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
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
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强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

埸而死林蕡獨是爲介介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瓜爾佳氏雲陽令阿哈瑪特之女前公卒再娶圖克坦氏秘書監鄂勒博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閿鄉令次彭孫畊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

幹秀偉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為人寡言笑不妄取予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邮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于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頗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

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為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鬬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耽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葬於輝州蘓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為請仲坦從好問游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為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

相尚公家累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棋槊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嗇宿更休之餘為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内嚮化家存籝金之誨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

失名蹭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禄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没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强閒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無竝流脂膏共處而不自豈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

戮鄧道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徽巡周廬寔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禄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

之所同殀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静以養勇剛以作殭其視横逆之來曾虚舟飄瓦之不若控摶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為權衡自量輕重知有太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隅之伏劍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圖孰先孰後

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為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槩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錫里濟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葢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陜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

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為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貫為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特穆爾約噶父博索瑪伊埒綽克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為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為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資禀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

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伊呼濟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敢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敢君者王召問君面奏不顧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為感動連賜之酒出内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伊呼濟再至復作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

敦遣之者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内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為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為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睎而不能捄

也出騎兵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為之慟哭官吏士
庶旦夕臨者三日瘞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
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徴一子入
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薩達克次多喇次
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
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
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為
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

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盖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為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荅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栢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齎嗟莫嗇者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悃愊而無華曾是象骨孰從漸摩主恩伭崧我乃負荷何以失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彊偕妾婦而媕婀河源九天放為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頗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漠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為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椽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為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

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丞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槪之古人所以為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齊格者於國姓為疎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為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沒入北中二人者名為羣從而義

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為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為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

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
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
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窻下作牛毛細字如
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
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安
平罷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
戶葛宜翁鬬訟訴于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
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即量笞之葛

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于朝且有挾私讐之怨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為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間以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

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為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為之謝

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為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為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葢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𠩄曼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鷙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

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駈羊豕而逐狐兎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廻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為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

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頗斡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為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為剽刼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為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頗斡頗斡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頗斡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與不鎮南飲

酒竟徐曰有之頗辟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杭愛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為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脛不為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豁口吻至兩耳噀

血而呼至死不絶北人義之有以馬酒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亡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為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税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内廷供奉臺傒直之目凡歴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

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榷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為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為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風清慎自守不為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為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為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為業臨終敕諸子言凡

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闕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莅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岀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黄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勾私用之

有司視之以為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為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為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郡縣通檢各為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為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

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為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踣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為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

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戸籍判官五年遷授襄陵令平陽縣十此為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為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為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為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戸每以爭

水為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為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為之地蓋渠路歲久為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漑不能給因鬬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為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

人瑭興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
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
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俱尚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
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
以公事狀來謂某言劉内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
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徵之以爲請某於瑭爲
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叙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

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覯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悼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过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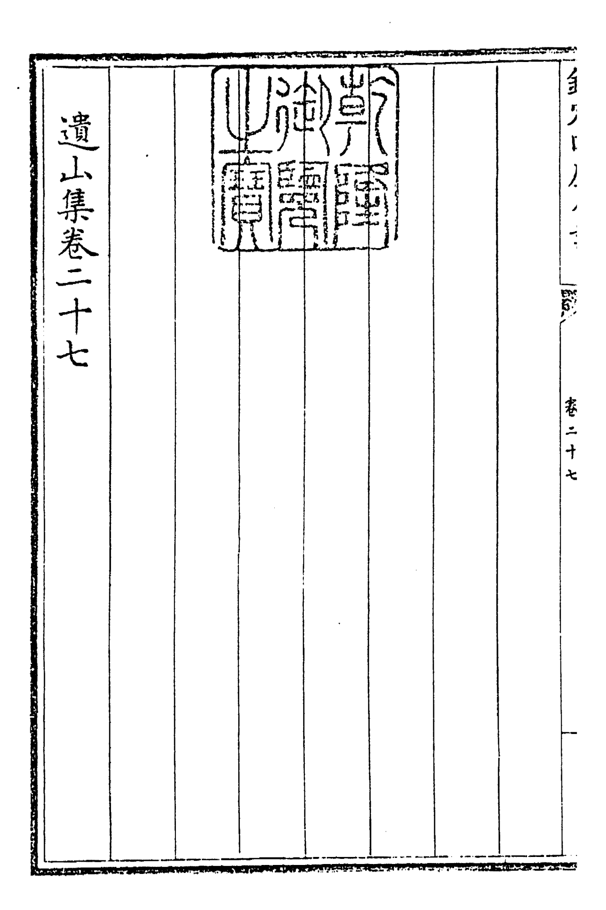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剌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

右丞諡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倜儻軀幹雄偉每
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
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
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
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録事判
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
尋詣北軍議和事遂為所劫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
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

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為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為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令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

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請銘故畧為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絶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凛然材則人耦奇則天嗇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攓蓬之賢



遺山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張護

遺山集卷二十八

金　元好問　撰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三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為偶公輙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

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禀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庫楚克國鄂爾多等城戰哈濟破之遂征蘇爾坦之錫默實訥布哈爾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

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
熟其材量而閲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
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運鹽場及僧
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
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
符節意以為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
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别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
宮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勲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陜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肅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辨讒夫之媒蘖新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為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為比古所謂攀龍鱗

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
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
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所矣恭惟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卹婣睦率從大慶得
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
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
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
年矣曾大父雲自遼日為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

玹曰瓚玹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貲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士厚皆有别業與世官榮禄家同里閈出入遊觀裘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隱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無禄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

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譎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為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為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詭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

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曽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為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咸德沉潛策慮愊憶坐鎮衰薄含納垢汚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搆既興怨嫗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殫重為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

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禄方來其深畧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裔何覯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

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為龍門劉氏之阡劉為大家出用武國從公魯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幽燕之習魯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孌龍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宗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

斿常勒有鼎鍾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衮晃巍峩奮無所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泝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為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叅佐陳玠李偘侯琠自曹南走書

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馮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之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絶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衆僧奴之幕客張子

良由間道賫奏牘至者都堂趣召問所以來公為言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為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子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畫雖素宦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

將使指還都人曰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為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為言盖公頗知予而予亦甞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兹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

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為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湢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丘隴亦為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舡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溺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

仕為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為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為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户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兗坊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刼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為李敏所

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
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
公與宿州帥赫舍哩阿呼㧞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
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衆僧奴
斫全營於蘄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
疽發背死于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
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壟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
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潁制方面

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濶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迨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為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為用武之國以太行恒山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為天地之藏海山沉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龎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倔起閭巷閭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盖不至於人物渺然絶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

易間雖譜牒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愊億氣節豪宕其走夏冠使大梁特整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膂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為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既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栢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
大纛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先秉心桑
嘉播而穫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
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耰棘矜奮而横戈矯矯維公
矻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曰多夏冠黥髡劍佩巍
我食飽而颺誕為盜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慭憤亡
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詰闕拜章畏途
袞袞孰為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

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
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
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克楚封國於趙子錫卜楚降
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嚕熙宗朝平章政事子實訥驃
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
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

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胅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為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讐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鬨起

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
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
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合家父子甘就
死地者人心旣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
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
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
官公南歸之計已决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居亳
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

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莞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令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税所副使未幾進副為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

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
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
葬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邀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
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輀車而北
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為吉定為新阡
我先府君是為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為大乃
於省介絫某人以墓碑為請盖提領君之子壻世昌予
門弟子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略君嘗以族屬

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強致之
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
至昭勇大將軍矣亳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
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亳被兵而軍亂軍
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為備
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呼嚕女孫適其人循
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冔厥作祼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洑

流玉牒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烝嘗温序思歸睠言涕滂輀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之慈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塲而有萬夫之防偲偲嗣侯福艾奇麗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系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廬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充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廵院興陵朝詔舉内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

繹碣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
州孰為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佗所對如
前上欲擢為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戶
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
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尚
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
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禀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
暴旣久吏民安之懽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

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逊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温甫劉内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倘徉泉石間日有詩

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于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為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録事永寧中升陝縣令入為吏部主事員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

試補戶部掾今為燕京總府叅佐顯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為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為遼遷公生其間

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崗火炎之日襁負不捐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道太

原分軍西六州時苛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為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强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駈市人而使之戰果能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為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夾老幼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沙石嵐管無不屠滅

唯竒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録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録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琩字子玉姓郭氏世為竒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翊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

止推擇為吏歷仕州縣久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隩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為尚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為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隩州明劉狗兒者無

罪積年之寃不數語而决闔郡為之稱快寧化頻年荒
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
之際調度百出君區處餽饟視民力為緩急上官以吏
能許之莘公胥和之叅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
平陽首被奬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
書問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
許司諌道真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
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為名流所重如

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為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為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蚖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彧舉進士次曰擇善棄家為黄冠次曰仲文以君蔭補遥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祗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為女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

寅曰協恭曰和東曾孫三人皆幼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吴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為請仲文温淳有藴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温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

横流湯湯身為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第評同登進士第仕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内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為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禀

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
承奉班歷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
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
二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
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
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葬斬焉衰絰中
日誦佛書為課迄于終制言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為
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

錢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
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為攘敓同官亦
挾輕貲而遁僕隷因以為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
所逃責矣尚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
年調潞州録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
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絶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
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盃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
名受攻君方計餽饟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偃

蹇不為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
致殞絶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
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勲騎都
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
大尹脩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
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
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讓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
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酷監

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户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户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别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隕没行坐涕泣君閔而憐之卒以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闊無

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為嫌二女及并州里
名門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
淑當媲貴官莞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勲
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廕所及外
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居數年始知
二妍所在羸服褁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
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羣從安居雖氷之
上歳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

為多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葢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洎君伯仲道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為請因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為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之國及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弘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表

取美稱禽息烏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

哉理則應

遺山集卷二十八